

在大别山深处播下4万颗“种子”

本报记者郑梦雨、徐海波

大别山深山中的一间教室，一个小男孩大方地走上讲台，对全班同学大声朗读。他手中的小册子是他的阅读摘抄本。

在大别山里，这种朗朗的读书声常常回荡在幽深的山谷间。

嘹亮的书声背后，一群从这里走出大山，改变命运的叔叔们看到了“年少的自己”。他们深深领悟到，制约农村孩子成长的不是物质的贫瘠，而是封闭的成长环境下狭窄的眼界和局限的思维。但他们坚信“书有光，读最美”，阅读可以为孩子们打开一扇希望之窗。

“大别山书声”公益项目由此诞生了。八年艰难坚持，如今，项目已让4万余名乡村学生有书读、爱读书。

最没有门槛的阅读

大别山腹地，黄冈市浠水县关口中心小学的操场上还能望见裸露的山皮，学校就建在山脚下，教学楼傍山而坐。

在这里，“大别山书声”的阅读推广从绘本开始。一个个充满真善美的故事，安抚着留守孩子们无所凭依的情感，激发着他们对于读书的欣喜和敬畏。书页上浓烈的色彩，点亮了孩子们单调的生活。

英语老师张静曾带领孩子们阅读绘本《团圆》，讲述过年时爸爸终于回家、为家人带来了快乐和温暖的故事。班里有近一半孩子是单亲，心里缺乏爱和安全感，也少有契机表达。讲述过半，张静发现孩子们开始呜咽，她问道：“如果他们能听到，你想对他们说什么？”

“爸爸妈妈，我爱你。”

“我好想你。”

“什么时候能回来陪陪我！”

那个时刻，教室里思念弥漫，老师和孩子们之间，达成了最深的理解。

孩子们在安东尼·布朗的《大猩猩》中学会理解大人，在麦考利的《鸽子的天使》中学会与爷爷奶奶一起留守相处，在《如果没有人喜欢我，我也要喜欢我自己》中学会接受孤独、化解自卑……

对低年级的孩子而言，绘本是最没有门槛的阅读。其中的力量并非去征服一个王国，或者造就一个成功的人，而是总在微小的事物上呈现魔法。孩子的心灵被这样的事物润泽过，这样的魔法就会支撑他们，在叛逆的时候，在有失败感的时候，在遇到孤单和死亡阴影的时候，去选择最光明的那一条路。

这是成人世界传递给孩子的最大的祝福。



正在阅读的孩子们。 本报记者郑梦雨摄

想读书的时候，随处可以找到书

2019年，项目发起人蔡华勤拜访黄冈麻城市宋埠小学时，建议设置一所中心书库。他问校长陶汝舟：“如果你要在学校开一所生意好的小卖部，你会开在哪里？”半年后，两间教室打通的一楼阅览室和宋埠中心书库，就在他们手指向的地方敞开了大门。

“在大河永安水畔，一群乡村小学教师在秋风斜阳下漫卷诗书，这真是浪漫到极致，高贵到极致。”黄梅县蒲公英读书会执行会长吴文峰说。

“让书就放在阅读发生的地方，让书离老师和学生更近。”行走在校园，班级图书角、学校图书馆、走廊、过道、操场一隅……想读书的时候，随处可以找到书。

麻城第五小学打破了图书作为教学装备的常规理念，明确图书的管理目标不在于“不遗失、不破损”，而是要充分地“被借阅”。为此，他们打开封闭的图书馆，在全校建立随处可见的图书角，发动师生参与借还管理设计。6000多册图书在一个月内重新分类、编号、上架，学生借还图书自主操作，始终未收到缺失报告。

蔡华勤推崇“无功利阅读”。在他看来，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山里学生，相比提高成绩、多掌握一些解题技巧，更重要的是从小培养乡村儿童拥有健全的人格、养成良好习惯，即便他们将来只做一名普通打工者，也可以是终身阅读者。

“有一个孩子天天向前走，他看见最初的东西，他就变成了那个东西，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……”惠特曼在《草叶

集》中写道。吴文峰相信，学校就是一个读书的地方，教育，就是教会学生“读书”这件事。他们携起手来，为了让每一个孩子的眼中溢出光亮。

现实远比想象复杂

在乡村做阅读推广，现实远比想象复杂——在谈论“吃得好”之前，先得解决“吃得饱”问题——师资力量不足，老师收入低、工作量大、责任重、不被重视，长此以往产生倦怠感，好老师留不下，让他们真正做到陪孩子读书，难上加难。

他们想出一个办法：先把老师培养起来，让老师带动更多老师，进而更好地影响学生。

先是成立“阅读联盟”，让师生有活动的平台和空间；再是建立秩序：每天早晨课前带学生大声朗读十分钟，午饭后陪学生默读半小时，每周给学生上一节阅读课，写在课表上，形成制度，变成文化；最后是教方法：践行“读绘本的20个策略”“培养阅读习惯的8条方法”，引导学生，让师生都爱上阅读。同时，他们还邀请科学家进教室，校长带头在国旗下推荐书目，组织教师读书会等活动，让师生都能“动起来”。

渐渐地，“大别山书声”的推广经验逐渐被更多学校复制，通过培育教师队伍，引领学校阅读“向青草深处漫溯”。4个县市，17个乡镇，522名老师，种下了阅读的种子。

麻城市第二实验小学的老师刘珊说，乡村学校的孩子通常不爱阅读，对语文学科学习热情不高，成绩始终不温不火。但她发现，从一年级起参与书声阅读的孩子，阅读习惯好，表达能力强，上课活跃度更高，

知识面更广，作文写作流畅、结构清晰。

罗田县义水小学的老师叶彩华从2016年开始，用自然笔记带动孩子做课外阅读，让孩子们与家乡土地建立阅读之上的联结，对自己的家乡和陪他们长大的生物不再一无所知，帮他们“留住童年”。

生长的种子

蔡华勤等从大山里走出的黄冈中学校友们深知，即便成绩突出，走向社会后还会碰到更多问题：阅历不足，人格尚不够完整，面对复杂的社会丛林，仍然无法真正立足。

他们试图解决根本的问题。“读书为的是使某种感情和理想保持下去——尤其是对人的爱。”“大别山书声”项目秘书长黄文祥坚持，好的书籍能疗愈情绪，让孩子们获得自信的力量，不会变得情感粗糙、审美无能。

大别山里的“小候鸟”们能吃苦，不服输，尽管生存能力很强，但缺少爱与陪伴，内心始终缺乏安全感。

关口中心小学五年级女孩黄梦银最喜欢《城南旧事》，里面那句“爸爸的花儿落了，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”让她记忆深刻。父母都在温州鞋厂打工，姐姐在高中住校，自己和近70岁奶奶一起生活，学习之余不仅帮老人种田，还自己洗衣服做饭。她觉得自己也“不再是小孩子了”。

教师李明慧说，读书是最没有门槛的教育，对每个孩子都是公平的。在学校这个集体中，他们彼此启发，互为镜子。

一名学生有轻微抑郁症状，少言寡语，但接触书本后，里面的世界让他打开自我；另一个孩子升入初中后参加全科考试，地理历史几乎满分，小学时他就把学校里所有文科书籍“看通了”，完成了自己的知识构建；成绩不好的学生在课堂上插不上话，但在阅读课上，他们总是积极发言，兴奋分享，找到了存在感，变得自信。

美国思想家梭罗在《种子的信仰》中说：“如果你在地里挖一方池塘，很快就会有水鸟、两栖动物及各种鱼类，还有常见的水生植物，如百合等等。你一旦挖好池塘，自然就开始了往里填东西。尽管你也许没有看见种子是如何、何时落到那里的，自然看着它……这样种子就生长了。”

在大山深处种下阅读的种子——这仍然是一条孤独的路。

如何形成标准化服务和可推广的经验，管理体系与知识体系间如何转化，如何唤醒更多社会关注，让他们的坚持被更广泛地承认，蔡华勤仍在探索。

为『解码』敦煌，她们花信守至银发

一位是“黄河母亲”的雕塑者何鄂；一位是敦煌舞教学体系的奠基人高金荣。

她们都生于20世纪30年代，一个来自上海，一个来自北京；她们因敦煌结缘西北，以毕生之力让古老文化绽放华彩。

耄耋之年，她们仍然劳动不止、创造不断，为“解码”敦煌倾尽各自所长。

有人称莫高窟为“古代世界的百科全书”——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绵延千年的历史信息，通过建筑、壁画、彩塑、文献等形式保留了下来。其中丰富的“历史密码”，亟待破解。而她们，正是敦煌等待了千年的“解码人”。

初识敦煌

今年84岁的何鄂出生在上海，她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女雕塑家。从西北艺术学院毕业后，何鄂曾在兰州艺术学院任教。

1962年，她前往莫高窟，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了12年。

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，为何鄂的雕塑世界打开了一扇大门。起初，她被安排去塑唐代第194窟龕北侧的红脸天王。

临摹几年后，当她临摹194窟龕南侧的白脸笑脸天王时，发现近在咫尺、姿态相同的两个形象竟有13处不同。“太激动了，就像摸到了古代工匠的心跳！他想过细节的变化，赋予两尊非常相近的天王截然不同的个性。我读懂了他的别出心裁。”这件事为何鄂的艺术之路埋下了伏笔。

今年86岁高龄的高金荣，生于北京，曾任原甘肃省艺术学校校长，是敦煌舞教学体系的创始人。

她与敦煌结缘，是在1979年。那年，舞剧《丝路花雨》在京演出大获成功。高金荣受该剧启发，写下舞蹈评论《丝路盛世舞姿——谈〈丝路花雨〉的舞蹈创作》。

她下决心“复活”敦煌舞姿。为此，她多次驻点在莫高窟。她的办公室里，挂满了临摹的敦煌壁画舞姿图——舞者的眼神、手势、体态都是她的素材。

白天对此研究，晚上挑灯研读，在夜以继日的反复琢磨中，敦煌舞“走出”壁画，“步入”课堂。

解码敦煌

1982年，专注于临摹的何鄂，恰巧看到一本画册中有4件自己的临摹作品。“临摹带来的光彩永远来自古人。生活在这个时代，难道没有一点自己的感动？”

“老祖宗留下的遗产上写满了密码，那就是创造。”那一刻，何鄂“顿悟”了。“北魏的艺术很好，但如果抱着北魏不放，就不会有隋、唐。我们不能躺在前人创造的灿烂文明上，我们必须创造，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文明。”

1986年，城市雕塑《黄河母亲》在兰州黄河畔落成。这件以母亲与黄河儿女为主题的雕塑，成为何鄂一生最重要的作品。几十年来，这件雕塑享誉海内外，是人们到兰州绕不开的“打卡地”。

“古代文明给我的创作带来巨大推动力。没有在敦煌的熏陶，没有真诚地学习古人然后远远地离开，就不会有《黄河母亲》。”何鄂说，“是老祖宗在背后推了我一把。”

同样的转变，也发生在高金荣身上。“敦煌壁画上的优美舞姿是静止的，而简单的模仿并不能称为真正的舞蹈艺术。”高金荣尝试以隋唐时期所制定的九部乐、十部乐中具有三结合特点的《西凉乐》为基础，吸收当地民间舞“滚灯”摆胯下沉动作、戏曲舞蹈中的某些步法等内容，让每个动作都产生内在的韵律。

1980年《敦煌舞教学大纲》出炉，壁画上的优美舞姿重新律动起来。同年，原甘肃省艺术学校招收了第一届敦煌舞班学生。1981年，高金荣带着这批学生远赴敦煌，表演并编创部分舞蹈训练课程。有专家看罢激动地称赞：“这就是敦煌舞！”

有了学术界的肯定，敦煌舞研究步入正轨。高金荣还开创了包括手姿、手臂、单脚形态和琵琶道具组合在内的舞姿训练课，编导了《敦煌梦幻》《极乐敦煌》等组舞以及教学剧目《千手观音》《妙音反弹》等。她用创造性的尝试，“破解”了壁画中的舞蹈密码，让千年前的敦煌舞姿“活”了过来。

步履不停

虽已华发满头，但依然能从她们身上，感受到旺盛的生命力。没有一个人的字典里有“退休”二字，耄耋之年，她们仍在不知疲倦地行进。

还能爬脚手架，还是和泥土石头打交道，依然手握雕刻刀的何鄂，日子过得充满干劲。

“我身体挺好，秘诀就是不停地做、不停地思考。我别的啥也不会做，就会做雕塑。我能够奉献给时代和人民的，唯有雕塑。”

回忆起在敦煌获得的精神滋养，何鄂说，在敦煌的12年，她触摸到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的一朵浪花，也让她植根民族文化沃土、孕育出创造的生机。“不要眼睛一闭，把技术带走，我愿把艺术留下。”她说。

自1994年创办甘肃何鄂雕塑院以来，她和团队已经在全国20多个省份建立了两百余个雕塑项目，一批作品广受好评。

“一生做一件事足矣。”在高金荣的努力下，敦煌舞已成为中国古典舞流派之一，她培养的近千名敦煌舞表演人才，遍布全国艺术院校和院团。

“感激在西北大漠坚守保护的敦煌学专家们，是他们的理论支撑了艺术家们的想象。”高金荣感念道，“感恩敦煌的包容开放，让我吸收的艺术养分得以释放。”

（本报记者张玉洁、白丽泽、王博、何问）

王可然：以青春敬古老，以戏剧颂生命

本报记者喻珺

古往今来，人类无时无刻不在诉说着彼此的生命故事。戏剧，作为世界最古老的一门表演艺术，在当代中国迸发着青春的激情和生命的力量。

4月22日，江城武汉，星光璀璨。享有较高美誉度的话剧《如梦之梦》公益专场演出在武汉上演，开启9周年全国9城巡演大幕。这是该剧首次将巡演首演选在北京之外的城市，旨在向经历过疫情的英雄城市武汉致敬。

紧张彩排中，中华戏剧艺术总监、央华版《如梦之梦》出品、监制王可然接受了记者专访。这位年近50岁的戏剧制作人，以青春视角，畅谈古老艺术。

青春的作品：抚慰生命的不安

赖声川编剧和导演的《如梦之梦》是21世纪初期华人剧场最受瞩目的话剧之一，央华版《如梦之梦》2013年在王可然的规划制作下诞生，已连续8年巡回演出。

2013年首演至今，已有20多万名观众走进“如梦”剧场，感受着梦境的流动。8个多小时的演出中，31位演员扮演百余角色，多时空穿越，探讨生命真谛。

一年又一年，一次又一次打磨，《如梦之梦》引发巨大关注，创造深刻的文化影响力。

抚慰生命的不安是永恒的、行进的主题曲——这是王可然的戏剧观。他认为，绝大多数文艺作品，不管是表现青春或是任何生命状态，都是在引领观众去体验、体会，最终在心底构筑起安全感。

《如梦之梦》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。“通过传递的哲学态度，不断帮助每一名观众进入审视生死、追寻生命的过程中。”他说，人们在观剧中，得到了沉淀、沉静和体验。

经典迸发的力量不随时间转移而淡化。王可然认为，一部戏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台词一句不变，却能跨越时间，和不同际别的观众形成合拍的情感价值，这就是经典。

“我不知道我这一辈子在舞台上会不会留下经典，也不知道哪一部作品会成为经典。希望至少经过50年、4代观众，再来评判。”王可然说，《如梦之梦》正青春。



青春的观众：保持跃动的灵魂

从连续多年的2城巡演，一下子大步迈入9城巡演，王可然坦言，《如梦之梦》的观众培养和剧目本身美誉度的积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力量。

“虽然这部戏还没有做到家喻户晓，但一座城市里对文化、演出有关注的人群，大多知晓它。”王可然说。

央华戏剧的观众中，18岁到48岁的人占据了70%。他们拥有文化产品消费能力和文化产品消费愿望。

“如果你不了解年轻朋友们的热爱所在，你的作品一定暮气沉沉。”王可然说，若没有与青春共同跳动的灵魂，就没有拥有生命力的艺术表达能力。

王可然寻得了一套细腻的“体验”方法——用各种时间缝隙，和身边共事的年轻人聊一些新鲜的、他不懂的东西，让自己参与到年轻人的某些生活和片段中去。

青春的尝试：5000万人次在线

去年盛夏，戏剧复工。在北京保利剧院

复工后的首场活动“曹禺诞辰110周年特别行动”中，曹禺大师及其女儿万方六部经典作品的精编演出，致敬了经典，为戏剧行业打气。这场演出“破天荒”地通过网络进行现场直播，并在20余个媒体平台播出。

保利剧院的演出剧目第一次走向直播平台，实时在线观看人数达2470万人次。这样的庞大效应并非偶得。

“手机在生活中的作用不仅是便捷联系，更改变了都市人的生命模式。”这种改变给王可然带来了刺激，他决定通过直播引流。

但如何把剧场的魅力通过影像的直播还能保留在直播里？他浏览观众的评价，由此判断他们是否感受到戏剧的魅力、力量。那次直播最终有超过5000万人次的观看量，人们留言——“原来戏剧这么好看”“原来话剧这么棒那么美”……

“这是控制的张扬，而不是疯狂的张扬。”王可然不断尝试，并收获着自信和从容。

青春的演员：若能带来观众，何乐而不为？

青春的演员：若能带来观众，何乐而不为？

因启用青年演员肖武，武汉首演的《如

梦之梦》更是一票难求。早在公演前，王可然就嗅到了“破圈”的意味。

“我朋友家的保姆都托人來找我买票，这是以前没有的现象。”王可然说，因为肖武的加入，这部戏一下子迈进了大众的圈子。

是否向流量低头？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面对这样质疑的声音。

在央华的众多作品中，有不少影视明星参演，从13年前《陪我看电视》中的张静初、柳云龙、张家辉，到这9年来《如梦之梦》中的许晴、胡歌、李宇春、马思纯……不少拥有高人气的明星演员在央华戏剧的舞台上留下了身影。

“名人、明星和舞台的关系，从来都只有一个标准——你是不是能够胜任这个角色。”王可然说，“只要站在正确的戏剧方向上，好的演员若能带来更多的观众，何乐而不为？”他极少判断失手，他确认的演员，常常合适到足够赋予一个角色全新的灵魂。

或许，有一双“双剧之手”在指引他，有一份“戏剧执念”在牵引他——通过话剧艺术，调动每个人的灵魂，并与当下的时代产生共鸣。

图片：央华版《如梦之梦》演出剧照。（受访者供图）